

已言到盡處知到至處不過止於物而已
惟見道之人不隨物之終不原物之始歸
之無有此辯論之所以息也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于之或使二家之議
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謂曰雞鳴狗
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
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折之精至
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
於物而終以為過

莫為者莫有為之者孟子曰莫之為而為
者天也或使者或有使之然者孟子曰行
或使之二子之說其不同如此斯辟碎也
詩曰斧以斯之斯而折之則微而至於無
倫大而至於不可圍詩所謂毛猶有倫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謂莫為或使未

免猶有物而終有差矣
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
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
不可忘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親
或之使其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

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
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
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
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
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
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不可忘不可禁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四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五

廬陵竹峯 羅勉述
門人 彭祥黉校

雜篇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
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
信故伍員流于江甚弘死干蜀藏其血三年
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
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
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
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雷火又能焚木獨
雨而雷霆乃水中有火雷火又能焚木獨
言槐者以槐木取火之本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隳音隳又音隳於反音反於反
不得成心若隳於天地之間尉音尉於沈音沈
也音也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
不勝音不勝於火於是乎有債音債然而道盡
此却言人心之火亦有人甚憂其兩陷如
前所言木與木相摩金與火相守者而卒

不能逃以其心之不能忘利害也。螿蟻蟲起蟄而未甦，執事之不得成如此也。事不得成則心若懸繫於天地之間，聲抑強躁沈溺屯結，有此數者之病，利害相摩則心之生火愈多，不止如水中之火，暫時然也。

衆人皆以此而焚其性之和，譬如月本屬陰而亦變為火，不勝其多矣。天理之微，不足以當人欲之熾，於是斯道頽然而喪。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子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常與者水也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然也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為大鈞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

大魚食之，牽巨鈞，鉤沉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俾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魚，離而腊之，自荆河以東，蒼梧以址，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詮才，評論說已成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小魚趨灌瀆，守鮒鮒其於得大魚，難已。飾小說以干縣音令如徒木，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書發冢，大儒臚傳自上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摩其顛，音珠陽平聲頤下也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入分，其頤無傷，口中珠又撰為世人所作，儒者發冢之詩，自青青之麥至無傷口中珠，皆詩也。若以為詩止於四句，其下為大儒分付之語。

老萊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音微與，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亦漢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歎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脩上上身長也，趨下下狹也，所謂腰以下不及禹三寸，未微也。末僂背微曲也，後耳面前視之不見耳也，躬矜身自矜持容知飾外貌以求知，驚放驚不顧也。驚萬世之患，驚然自以為得不顧，其貽患於萬世也。抑轉語抑汝固貧窶而為此邪？失其智略而不及慮此邪？惠順也，順從人意以成歡愛而不知其為驚萬世患，故曰惠以歡為驚汝，雖以此為驚，乃終身之醜，此不過尋常人之行，進於此耳。相引導以名聲相結約以昏蔽而已，隱昏蔽也。仲尼每稱堯非桀，故教之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毀譽

矣。仲尼揖而退，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音微與，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亦漢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歎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兩忘并舉亦不必也若反背此理無非傷害也若妄動無非邪僻也聖人舉事躊躇若不得已而應是以每有成功矣載猶行也柰何哉其所行終於爾者戒其勿終如此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闔阿門門曰子自宰路之淵淵子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且何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刻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雖有至知不如與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

畏鵜鶘此魚之不知也蓋魚知鵜鶘之能害已而網出於其所不覺殊不知鵜鶘之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知明矣不矜其善而自善矣譬如嬰兒無碩師以教之而自能言蓋與能言者相處故也人

雖有知亦當與衆謀之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厠足置足墊陷也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及火駝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半今學者之流也且以掃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汲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遊者浮遊天地間與世順處而不相抵牾之謂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言有能有不能下文見之流遁決絕不能遊者也至人能遊者也流遁之志縱情肆欲流蕩忘反也決絕之行專決獨任不可諫止也冥此皆非至知厚德者之所任用蓋知之至則不流遁德之厚別無決絕如此之人如臆覆墜而不知退步如火勢延去而曾無回顧人雖一時屈服為之臣易世之後不相統攝無貴賤矣既

說不好底又說箇好底且如掃韋氏是古者好帝王到今之世人亦隨波逐流尊其所事不復說掃韋氏矣唯至人能遊於世而不為偏僻說異之行然雖順人而不失其在已彼之為教吾固不學之亦順承其意而不彼外之如儒墨之辨任其自然如不與之分彼此也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靈刀徹為其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墜墜則哽而

不止則踳踳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

不殺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顧寒其寶

顛動也徹通也耳目之通為聰明鼻之通則觸氣而頭為之顛動也踵踐也足不良于行者如被人踉蹌也及三陰之脉

皆起於足指而循准寵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為足病也足病則眾害

皆生不特哽與踉蹌矣以喻道不欲寒寒則其病如是也殷感也又言物之有知者恃其息之流通此身故也其息之不感者非

天使然天之生人穿其孔竅氣日夜運行無有止息傾人自塞其實耳降下也人身中之息皆自下而升若降而不升則死矣

此借息以為心之喻

胞有重閥音一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

婦姑勃瑛音一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

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

乎暴音一謀稽乎謙音一知出乎爭榮生乎

守官音一事果乎眾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音一鐔音一於走乎始脩草木之到音一植者

過半而不知其然

重閥重門限也胞中空虛其通竅處有如室之重閥也胞則有重閥心則有天遊若室無空虛則婦姑相塞在眼前矣蓋室有空虛之處則婦姑可以寬處心無天遊則

六府相攘奪矣蓋心有天然遊衍之處則情欲不相鬪爭又如人觀大林丘山而善

之者緣平日曾次窄隘精神不能勝之故也若吾之精神足以勝之何為善之哉德

本在內因名聲而溢名本不彰因表暴而溢溢者如水之汎溢而出也謀本無甚計

較因欲誘人而稽留愈深崇即天地篇崇柵之義官司屯守之處堅崇柵以為衛崇

柵木不立生於官司之所守事本無固必因眾人之所宜遂果決行之皆失其自然

者也譬如春雨之時草木自然怒生而銚鐔之器始修之反傷其生而逆其性矣倒

者逆也

靜然可以補病皆城可以休老音一寧可

以止遠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

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賦音一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漢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

黨人毀而死者半

漢門黨名官師官長也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於霖水諸侯吊之

三年中徒狄因以蹈河

答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

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五